

淇河论语

谈经论政

瘦身晕倒引起的思考
“过”要及时纠正

□李鹏

为恢复苗条身材，程女士疯狂减肥一个月，终因血糖太低昏倒在上班的路上。(详见本报3月11日5版《一天只吃一顿饭，血糖太低晕路边》)

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恋爱中的女子尤其注意男朋友对自己的态度，在男朋友戏称自己为“小胖妞”后，程女士决定减肥。这一想法本无不当，但她没有向专家求经，而是每天一餐，身体虽然是越来越瘦，但精神状态远不如以前，终于在上班途中晕倒路上，这就有些过了。

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度，过犹不及。一口吃不成胖子，减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如同医生所说，减肥要注意营养搭配，要以运动为主，合理搭配饮食，慢慢才会收到成效，教育孩子也是如此。

如今，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，家长都希望孩子将来能出人头地，这种愿望是好的。但是，不少家长因此小到每日吃穿、挑选座位，大到选择学校，无不包办代替。结果事与愿违，不少孩子连简单的做饭、穿衣、扫地等都做不好。爱孩子、呵护孩子当然没错，但一定要有分寸。

置之不管和过犹不及是两个极端，像程女士减肥采用的方式就是“过”了，一定要早日纠正，不然，也许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晕倒。那些恨不得事事都为孩子打点好的家长们是不是也该有所警醒呢？

捶捶桌子吵吵架，见证政治进步

□曹林

有外媒评价，中国的两会越来越有趣，越来越好看了。我想，外媒说的好看，不仅是人多热闹和众声喧哗，更是指有了许多不同声音，这些声音甚至是针锋相对、充满火药味。有人捶桌子痛斥，有人对掐，有人汗流浹背。

捶桌子的有人人大代表、重庆市长黄奇帆。在讨论预算报告时，他当着国资委主任王勇的面，尖锐批评当前一些企业在汽车产业上的“高歌猛进”，称一些国企老总已经疯了，昏了头，并希望国资委加以约束。黄奇帆是在激动之中捶着

桌子说这番话的。

吵架发生在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时。政协委员韩兴旺批评说：现在一些央企真是财大气粗，作为全民企业，利润该更多地让全民分享。工行行长杨凯生回应说：关于上缴红利的问题，国企又一次被媒体和民众妖魔化了。工行每年现金利润上缴50%，说国有银行利润竟然一分钱不上缴，这是胡扯。虽非直接交锋，可明眼人一看便知针锋所指。

汗流浹背的是卫生部的官员。媒体称人大常委对公立医院改革尖锐的批评让卫生部门官员很紧张。卫生部部长陈竺前年就说过：自己两会期间非常忙碌，要时常跑到人大当被告！

其实，两会期间不仅卫生部官员会流汗，面对代表委员们“代表人民询问你”这种咄咄逼人的追问，各部委的官员都很紧张。一位委员炮轰教育部和人保部敷衍其提案后，两大部迅速道歉。

捶桌子的，吵架的，愤怒的，流汗的，正是这些丰富的表情，让两会充满议政的味道。参政议政，说到底就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们到议政厅博弈来了，各自把利益声音表达出来。既然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，必然就有不同声音。

两会上捶捶桌子吵吵架，社会中的冲突就会大为减少。代表委员们如果不在公立医院不公平无效率问题上批评卫生部门；如果给税务部门面子，不在车船税立法上批评他们“总想从老百姓腰包里掏钱”，这些部门满意了，“压力山大”的老百姓就很不满了。老百姓不满积压多了，矛盾激化了，社会就难保持稳定。

捶捶桌子吵吵架，只要不违反议事规则和会议文明，表明代表委员们正“卖力”地为民立言，“卖力”地履行他们的代议使命。这些在两会上鲜活生动的冲突场景和论争剪影，见证着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。

公民发言

□戎国强

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下属北京市实验技工学校要改造围墙，总预算为972.54万元，围墙总长2500米，每米围墙单价约3890元。人们质疑：这是什么围墙，要这么高的造价？

但是，校方公布的围墙改造预算，这近千万元的花费，一项一项，都是有名目的：围墙修缮费用594.62万元，围墙拆除70.2万元……加上招标代理费，总造价为972.54万元。

外行人容易说外行话，就向一位内行朋友请教，请教的结果是两个字：离谱。

朋友是学建筑出身，干了多年的房地产开发，目前在杭州一家最著名的房企任职。他说，就算下段是石材贴面，上段是欧洲风格的铸铁花式栏杆，这种比较高档的，每米四五百元足够！你就是大理石贴面也花不到近四千元！

3890元造1米围墙不贵？你就编吧



请教过内行，再来学习北京市实验技工学校的围墙改造预算，心里冒出一句小品台词，是一个妻子对丈夫说的：“你就编吧。”

然而又看不懂了：怎么会有“围墙修缮费用594.62万元”？莫非旧围墙要拆除之前要修缮一次？或者是新围墙建成后需要立即修缮一次？

哦，明白了，“修缮费用”其实就是新建围墙的费用，不然也不会占了总预算的大头。那么为什么不列出所用主要材料和人工预算呢？为什么要用含糊不清的“修缮费用”这么一个概念呢？

向一位教会计学的财务专家请教，又长了一点学问。原来，目前，工程预算中，都通行使用“修缮项目”或“大型修缮项目”这个概念，而不是具体、清晰地列出相关开支。原来，“修缮”是个筐，可以装很多东西。

最搞笑的是一位建筑承包商，他列举了一些理由后说，这样的造价不高。建筑商、承包商怎么会嫌造价高呢？您老就别给发包方添乱了。别看我在这里跟北京的这所学校过不去，其实心里挺感谢这所学校的，它给了人们一个“围观”的机会，可以从中学学习如何“围观”，只是学艺不精，人又在围墙外边，看不清这2500米围墙究竟围住了什么。

【水宜生】特约连载



崔文 著

“你来呀，你不来就是×××……”那女人的话一句比一句难听，陈晶不知道该如何还口。她紧蹙几下，向那女人追去，要论个是非曲直。

那女人看陈晶快追上自己了，又赶紧蹬车往前赶，一边蹬，一边骂个不停。陈晶正要蹬车再追，一个男人骑着车，猛地朝她的车子撞来。

陈晶的自行车翻了，倒在地上，刚要爬起来，几个女人围上来，郑向阳冲在前面，扯住陈晶的头发，几个女人照着她脸上吐、身上拧，陈晶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

那个男人站在一旁大声说：“给我打！打死她个‘破鞋’！往死里打！”

陈晶没办法，只好哭喊着抱住头，任凭人家殴打。过路的人都停下了脚步，有看热闹的，也有人要去拉架，那男人上前拦住说：“你甭管，俺姐跟男朋友都好了几年了，眼看就要结婚登记，被她霸住了。说她多少遍，就是狗改不了吃屎！”

她们打累了，陈晶从地上拱起来，捂住脸哭着说：“他们都是胡说，俺有男朋友！”话还没有说完，又被几个女人摞翻，开打了。

一个蹬三轮车的男人停下车说：“这种女人打死她也不亏！自己有男朋友，还吃着碗里，霸着锅里，天下的男人能霸占完？”

一个老年妇女说：“要是我的闺女，都活埋她了！这是疯的下场！就得这么个样！”

几个女人打够了，骂够了，郑向阳指着趴在地上的陈晶说：“这才是开始，只要你不改，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！”她又说，“把车给她推走！车还是我掏钱买的，可不让她个浪娘骑！”

郑向阳一伙凯旋而归。不明真相的人用鄙视的眼光看了陈晶几眼，陆续走开了，没有一个上前拉一把。几个好心的女人说：“起来走吧，打得怪可怜的，就是不说嘴，大人来了也没法。”

陈晶从地上爬起来，擦了擦嘴角

的血，一步一踉跄向学校走去。到了寝室，她躺在床上痛不欲生。在这无亲无故的异乡，谁会为自己伸张正义？她想起了爹娘，想起了石头哥……哭得累了睡着了，醒来又哭，越是想起石头哥，她的泪水就越是止不住。

记得还是上高中的时候，她星期天回家去坐汽车，石头哥把她送到汽车站，买好票，她到车上坐下，突然想起妈妈要她捎几张王桥豆腐皮回去，就从车上下来，喊住了正要回去的韩振淇。等她再上车时，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二流子坐在她的座位上，眯缝着眼，嬉皮笑脸。陈晶一说让他起来，他就满口脏话。

韩振淇冲上车，一把揪住那二流子的衣领：“站起来，要啥流氓！”一声怒吼，那人乖乖地站了起来……

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，她跟几个女同学到大街上去玩，刚一出门，一个蓬头垢面的家伙拦住了她们，非要每人给他两角钱，不然不让过。陈晶从兜里掏出钱递给他，那家伙猛地抓住陈晶的手哈哈笑着说：“美人呀，美人呀！”

陈晶急得要哭出来：“流氓，你个流氓！”不知道韩振淇从哪儿冒出来，一个箭步上前，一脚把那家伙踹在地上……

陈晶似睡非睡、似梦非梦，恍惚中又到许都的大街上，只听到后面急促的追赶声，一扭头，郑向阳一伙人又追来了。她吓得大声哭喊着：“石头哥，石头哥……”

电灯拉亮了，对面的同学起来把她蹬到地上的被子捡起来，给她盖在身上，同情地说：“陈晶，不要怕，学校已经开始调查这事了。”

她又哭了，几个同学都被惊醒了。同学们有的长叹，有的责怪，有个同学说：“咱出门在外，来学校是为求知，又不是来找婆家的；就是找婆家也要问问人家有没有老婆。自己酿的苦酒，只有自己来喝，谁也替不了！”

另一个同学说：“婚姻自由，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，就是犯法，自有国家司法部门惩罚，也不能在大街上当众打人！要我说，她也有名有姓，到公安局告她！”

“刘老师的女朋友那么蛮横，自己的山头守不住，却把怨气撒到别人身上。要是我呀，非把人从她手里争过来，看她多厉害。”

陈晶不哭了，有生以来第一次，她把牙咬得咯嘣响。

四十三

刘怀这一夜也很难捱。

清晨，他早早就出门了，他真不知道把陈晶留在许都市有那么难。他到教委，到人事局，到接收单位去，一座一座庙宇都得去烧香。去早了不行，人家还没上班；去晚了更不行，人家走了。跑了多少趟，不是人不在，就是没研究。

有人点化他说：现在哪个单位都是超编、超员，要想安置个好单位、好工作，一是有钱，二是有人，三是有权。对于啥都没有的他来说，他只有一个“法宝”——勇气。从大山里走出来时，自己同样是一没钱，二没人，三没权，不是照样留在大城市？自己一个穷山娃，不照样是靠勇气征服了城市的姑娘郑向阳？自己还要运用这个法宝在陈晶毕业之前，为她找好接收单位，办好派遣证。

刘怀骑车来到许都市人事局，局长让他去找调配科的王科长。他看看表，已经十一点半了，推开了调配科的门。他也不知道两间大办公室里哪个是王科长，就掏出大中华烟一人一根，到了一位女同志桌前，那女人摆了摆手，他把伸过去的手又收回来，嘿嘿一笑说：“我知道咱河南的女同志都不吸烟。”都让了一遍，他把烟盒放在一个老同志的办公桌上，掏出一份表说，“局长让找王科长。”

一盒烟换来一句话：“锁抽屉走的那个就是。”

他急忙追出来，喊了几声，王科长已经骑上了车，回头说：“下午上班再说吧。”

刘怀看着王科长远去的身影，呆若木鸡，他抹了下额头上的汗，长出一口气，只好等到下午了。

下午，王科长来了，刘怀连忙迎上去打招呼，王科长点点头，不冷不热地说：“下午办不成事，局里开会呢。”就这一句话，一下午又打发了。

刘怀笑了笑，推着车走出了人事局的大门。

下班了，王科长走到车跟前，开了锁，推着车要走，一看，自行车铃盖没有了，大声说：“谁把我的铃盖拧走了？”

刘怀笑着迎上去说：“王科长，你看这个铃盖拧上中不中？”

王科长抬头一看又是那个人，没好气地说：“这个能中？我的是个半旧的。”

刘怀不等王科长说完，拿着铃盖就拧上了，笑了笑说：“专中呢。”

不用说，原来那铃盖是他拧下来的。

第二天，王科长下班去推自行车，一看前后轮子都没气了，气门阀也没有了，气愤地说：“这是谁办的事？”

刘怀又笑着迎上去说：“咋了？”

(40)

水宜生

宜 / 生 / 之 / 水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

鹤壁专卖：鹤壁日报社1楼

热线：3338633 13323926333